

2010~2011 学年,赴美入读私立高中的中国学生比五年前激增 100 倍 “疯涨”的未成年留学生背后



4月的一个下午,北京城大风又起,一对母女正在米阳大厦外互相抱怨。母亲抱怨女儿学习成绩不好,高中会考挂科太多;女儿则反驳妈妈从小就不关心自己,学校的老师更是不可理喻……之后,她们走进了米阳大厦,大厦内有一家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。

在大厦的第五层,一个开放式的大厅内坐满了前来咨询留学的人们,看上去像一个喧哗的证券交易所。而在这个“交易所”里,像这对母女一样咨询本科以下留学的人数竟然占到了三成比例。

一股潮流,正暗暗涌动;太多的水滴,都未满 18 岁。

“疯涨”的少年留学生

新东方教育集团与艾瑞咨询联合发布的《2013 中国留学白皮书》的数据显示,2012 年中国留学生人数在 2011 年总数基础上增长了 21.8%,占全球总数的 14%;2010~2011 学年,赴美入读私立高中的中国学生就比五年前激增 100 倍。

感受到这一趋势,新东方前途留学公司在 2011 年正式设立了美国中学分部,卢巍是这个部门的总监。她告诉记者,根据 2012 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统计显示,当年在美国持有 F1 签证就读私立中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为 23795 人,而 2008 年只有 4508 人,4 年间增长 4 倍之多。

对于这种变化,启德教育集团北京公司的总

经理张杨有亲身感受。2008 年,他正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,曾在美国一家寄宿中学做志愿者,当时这家中学只有 10 个中国孩子,现在,至少有 30 个中国孩子在这里就读。

另一个数字来自加拿大,据温哥华教育局发言人海因里奇介绍,在 2012 至 2013 学年,温哥华幼稚园至中学 12 年级国际留学生总数达 1086 人,比上一学年增长约 6.5%,其中中国学生 645 人,占总数六成。在与温哥华邻近的列治文市中学,2009 年其国际留学生人数为 450 人,但在 2011 至 2012 学年,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已达 425 人。在新西兰,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大量未成年留学生,最小留学生才 5 岁。

“毒”空气也成为送孩子出国的理由

在美国中学分部工作的两年时间内,卢巍遇到过许多中国小留学生和他们的家长。他们都有不得不把孩子送出去的理由。

卢巍听到最多的抱怨是“孩子在中国太累了”,即便是在小学阶段,仍有许多孩子在晚上 12 点才能做完作业,而作业的内容就是不断地抄写。同时,这些孩子还要在周末参加本校组织的不同类型的补习班。

即使参加学习班,也不见得能获得老师的青睐。一位母亲告诉卢巍,她的儿子读五年级,最喜欢的事情是回答老师的问题,但新学期开学后,他的班主任一直无视孩子的举手。后来,在学校家长会时,孩子妈妈才知道这位老师有“举手费”,于是送去一张 1000 块钱的购物卡,但这张卡只换得孩子一天被叫起回答问题四次。

异地高考政策也是赶走一部分孩子的重要原因。在卢巍遇到的家长中,一位母亲自称“无助的妈妈”。她与丈夫都在北京的一家外企工作,待遇良好却不解决北京户口,按照现行政策,正在读高一的女儿必须要回到户籍所在地去参加高考。他们既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女儿的户口,更不可能陪孩子回到原籍,即使回到原籍,完全不同的课程和激烈的高考竞争,也不能保证女儿能考上理想的大学。把孩子送到国外,成了唯一的选择。

在各式各样的留学原因中,启德留学总经理张杨讲述了一个特别的故事。他曾接触过一位家长,因为孩子年龄小对空气变化敏感,在年初频繁出现的北京雾霾天中,几乎天天都被上呼吸道感染困扰,为此,他在家安装了三个空气净化器,可又心疼孩子总是活在没有阳光的日子里。

“好玩”的小学

2010 年元月 14 日,抵达美国后,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和稳定事业的安光系才了解到,女儿来美国的小学读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。

2月7日,妻子收到安光系从密苏里大学寄出的邀请表格。第二天,妻子即带女儿到美国领事馆面签,25日,一家人就在异国土地上团聚了。

女儿一到美国,安光系立刻到附近的学校申请入学。根据规定,他们只需要提供住址证明、女儿的出生证明和防疫证明即可。住址证明极其简单:租房合同、银行账单或其他能证明你的确是住在这个地方的打印文件皆可。学校接收后,中文翻译打电话给安光系,告知防疫证明里,孩子少了一针,需到一个具体的地方打完针后,即可入学。

女儿第一次到异国读书,英文不好,又腼腆胆小,能否快速融入?一家人也心存疑虑。

第一天上学,早上八点,安光系和妻子带着女儿一起到了新学校,看着学校工作人员将她领进了三年级的教室。

“太好玩了!”下午放学散步,女儿一路上有说有笑,蹦蹦跳跳。安

光系和妻子的心顿时释然了。据说这天上了四个方面的内容:英语课,主要是让自己去讲故事;数学课,画个箭头,问你反方向;绘画课,说是有四个老师在一起上;还有两节的自由活动课,就是玩。

至于英语的问题,安光系很快发现,自己根本不用操心。学校专门为女儿安排了一位老师,每周一、三、五下午帮她补习两小时英语,直到她克服语言障碍。科学课相对比较复杂,担心她听不懂,学校还专门配了一个懂中文的老师坐在她旁边答疑解惑。家长会上,学校甚至为家长也配了现场翻译。

每天放学的散步时间,女儿总是滔滔不绝,说可以躺在教室的浴缸里看书很好玩啦,说老师今天表扬了我两次啦,说排戏时别人只有一句台词而我有两句……孩子脸上的笑容越来越“大”。

2010 年 12 月初,安光系一家回到中国,联系女儿重返以前读的小学。在经历了一道摸底考试后,老师给安光系打电话:“本来以为她在美国英语成绩会很好,现在看成绩,也不怎么样嘛!建议在家待 8 个月后再重读一个三年级。”安光系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“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喜欢学什么”

出国之前,晴晴就读于北京市府学小学。在北京,府学小学是重点中的重点。学校以“素质教育”见长,但在中国,没有哪所公办小学不看重分数。“在中国,分数就是学生的命根儿。”晴妈说。

2010 年的一天,晴晴放学回家板着脸。她的语文考试,只有一道阅读题做错了,可她想不通。晴妈拿起考卷,那问题是:“你最喜欢文章的哪句话?为什么喜欢?”晴晴挑了一句话,写出了自己的理由,可得到了一个叉,因为与标准答案不符。

2011 年 1 月,晴妈卖掉了房子,辞去了工作,陪着女儿来到了距离北京 8536 公里的温哥华。

晴晴就读于温哥华的西温中学,西温中学采用学分制的进修方式,无论选修课还是必修课,一门课程修完都为 4 分,只要修满 80 学分便可毕业。

刚到温哥华读书的晴晴,对这种教育方式很难接受,有时甚至摸不着头脑。她已经习惯按部就班的学习方式。“以前都是学校给我设一个框,我该学什么,我要学什么,学校规定好,我去学就行。到了温哥华,学校突然反过来问我,我想学什么,我喜欢学什么,我当时真傻了,因为我自个儿都不知道我喜欢学什么。”

入学一周之后,晴晴在跟妈妈反复商量下,选择了古典吉他。刚上了三节课,晴晴就能熟练地掌握 C 和

弦、D 和弦、Em 和弦 G 和弦等几个基本和弦,吉他老师对她的表现颇为满意。可是吉他课进行到第四节的时候,老师要求晴晴用学过的和弦自由组成一首曲子弹奏。晴晴愣了。之前她在国内也学过乐器,老师对她的要求是只要熟练弹奏曲谱的内容即可,而国外老师的要求却是让她自由组合旋律。晴晴整整想了一节课,临到最后表演时间,她选择了放弃,对老师说:“对不起,我不会。”

教学的开放不仅体现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,同样也体现在考试上。

在西温中学,期末考试之前,老师不会告诉学生哪里是重点,哪里需要好好准备,只是临下课前告诉学生们一声:“下节课期末考试,不要迟到。”

第一次科学科目的期末考试,让晴晴不知所措。她完全不清楚该复习什么,哪些是重点,只能硬着头皮翻看课本,记住一大串的单词。第二天测试,一道考题是感染沙门氏菌人体会有哪些症状。在课本上,感染的症状完全没有提及,但在课堂上,老师播放的关于病菌的影片中却出现过。晴晴后悔当时没有仔细留意,直到考试结束,沙门氏菌那道题的答案处依然是空白。那场考试,也成为晴晴留学至今唯一一场没有合格的考试。

据《中国周刊》报道